

过士行剧作选

厕所

中华书局

过士行剧作选

厕所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过士行剧作选:厕所/过士行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5.4
ISBN 978-7-101-10405-9

I.过… II.过… III.话剧剧本-中国-当代 IV.I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10815号

-
- 书 名 过士行剧作选:厕所
著 者 过士行
责任编辑 何 龙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4月北京第1版
201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920×1250毫米 1/32
印张12 $\frac{5}{8}$ 字数240千字
印 数 1-3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0405-9
定 价 65.00元
-

目 录

坏话一条街 /1

尊严三部曲

厕所 /97

活着还是死去 /177

回家 /243

五百克 /295

遗嘱 /345

附录

荒谬世界的怪诞对话/李静 /359

后记 /396

坏话一条街

人物表

耳 聪——女，民谣搜集者。

目 明——男，游客。

花白胡子。

童 男。

童 女。

神秘人。

女清洁工。

郑大妈。

媳妇。

居民甲、乙、丙、丁。白大褂两人。

群众越多越好。

〔这是北方的一条普通街道——槐花街。远处是鳞次栉比的新楼房，有的楼房的阳台上开着盆栽的各色花木。

〔那些火红的石榴花格外惹眼。

〔槐花街的几棵老槐树全部是光秃秃的枝丫，上面满是被风吹上去的白色塑料袋。灰色的砖房和这些老树很是般配，它们的身上都显出岁月的痕迹。

〔街角是一个电话亭，招牌上写着：国内国际长途直拨。

〔花白胡子坐在亭子里看报。

〔童女在亭子前踢毽子。

〔一个外地人模样的女清洁工把垃圾扫进街旁的沟眼里。

童女（边踢毽子边念）一个毽儿踢吧啦踢，马蔺开花二十一。

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花白胡子（念报）做女人挺好。（恍然大悟，挺起胸）做女人挺好！

〔女清洁工向花白胡子嫣然一笑。

花白胡子 你怎么又往沟眼里扫？你就不怕下雨堵了？

清洁女工 会有人掏的。（边扫地边下）

花白胡子 哼！外地人，干什么都偷懒。过去扫街的都是起五更……

〔电话铃响。

花白胡子（拿起电话）什么？餐厅？不对，什么餐厅，我是厕所！

（挂断电话）

〔童男一边拉着裤子的拉链一边从电话亭后边走出来。

花白胡子 成心，是吧？

童男 没撒。拉链坏啦。

花白胡子 赶紧回家，憋着可不行。（电话铃又响，拿起电话）我

是厕……什么？一男一女？没见着呀。你哪儿呀？这电话费……（挂上电话）

〔耳聪上。

耳 聪 大爷，你是这地方的老住户吗？

花白胡子 是呀，你是干什么的？

耳 聪 （掏出一个小录音机）我是……

花白胡子 推销？

耳 聪 不是，我是来搜集民谣的。

花白胡子 什么叫民谣？

耳 聪 就是民间的谣……

童 男 谣言。

花白胡子 谣言？

童 女 不是，是歌谣。

耳 聪 对啦。小朋友说对啦。

花白胡子 你搜集它干什么？

耳 聪 爱好，嘿嘿，爱好。

花白胡子 （将信将疑地）光是爱好吗？

耳 聪 真的，不骗你。

花白胡子 什么你你的，没点儿规矩。

耳 聪 不就一个代词嘛，您，行不？

花白胡子 你背一段歌谣我听听，听完了，兴许我能给你凑不少。

耳 聪 背哪段好呢？

〔目明背着一架望远镜上。

目 明 老先生，请问这里是槐花街吗？

童 男 是。

童 女 是。

目 明 终于到了。(用望远镜对准槐树)啊,已经开了。

花白胡子 什么开啦?

目 明 槐花。当然是槐花啦。

花白胡子 什么眼神呀!

目 明 我这是第一次看槐花,它的花朵好大呀!

童 女 那是塑料袋。

目 明 我不相信,塑料袋怎么会上树呢?

童 男 风刮的。

目 明 你们仁慈些好不好,就说它是,不行吗?

童 女 没开就是没开。

花白胡子 你们别吵吵啦,那姑娘……

耳 聪 我叫耳聪。

花白胡子 好,你就背段吧。

耳 聪 说起槐花,我就背段槐花的吧。

目 明 你要背槐花?

[耳聪打量了目明一眼。

目 明 我叫目明,是专程来看槐花的。

耳 聪 我不是,我是来搜集民谣的。

花白胡子 你倒是背不背?

耳 聪 我背:

高高山上一树槐,

手扒槐丫望郎来。

娘问女儿望什么?

女望槐花几时开。

〔童女和童男为耳聪做着夸张的歌伴舞动作。〕

目 明 槐花还是没有开。为什么槐花都不开了呢？

耳 聪 其实这首歌谣说的不是槐花。

目 明 说的是女儿。可槐花呢？

童 女 不对，说的是狼。

耳 聪 小朋友真聪明。这首歌谣多妙呀。女儿为什么不把她望什么告诉母亲呢？

童 男 怕她妈害怕。

耳 聪 害怕？

童 男 因为她妈老了，跑得慢。

耳 聪 这是一个中国妈妈，不是外国妈妈，她不会去和女儿抢一个郎的。

童 女 可是她会被吃掉的。

耳 聪 怎么？郎还吃人吗？你们以为是什么郎？

目 明 什么狼？

耳 聪 情郎。

童 女 情郎不吃人吗？

花白胡子 谁说的，那拆白党能白忙活吗？

耳 聪 什么叫拆白党？

〔神秘人上。看见耳聪和目明，止步。掏出手机拨号。〕

〔电话亭里铃声响起。〕

花白胡子 （拿起电话）喂？

神秘人 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花白胡子 哪跟哪呀。

神秘人 你不是说没看见一男一女吗？

花白胡子 哟！他们刚来。你看见了还问我干吗？（挂断电话）

〔神秘人收起手机，藏在树后。〕

花白胡子 连拆白党都不知道，还搜集民谣？

耳 聪 知道拆白党就知道民谣呀？

花白胡子 书到用时方恨少，钱逢花处不嫌多。

耳 聪 那就请你这个拆白党专家背段歌谣吧。

花白胡子 这话怎么不那么顺耳呀。

目 明 忠言逆耳。

花白胡子 是吗？（电话铃声。花白胡子拿起电话）

神秘人 （从树后探出头来，对着手机叫）赶快背给他们听。

花白胡子 这不正要背嘛，哎，你是谁呀？有本事你出来。（挂断电话）

〔神秘人收起手机。〕

花白胡子 我也给你背段花儿的。

目 明 是槐花的吗？

花白胡子 你是养蜂的呀？干吗非死认一种，这又不串味儿。

耳 聪 您就快背吧。（打开录音机）

花白胡子 什么开花节节高，什么开花猫着个腰，什么开花无人见，什么开花一嘴毛……

童男、童女 （抢着背）芝麻开花节节高，棉花开花猫着个腰，藤子开花无人见，玉米开花一嘴毛。喜鹊穿青又穿白，乌鸦穿出皂靴来，野鸡身披十样锦，鸮丽儿身披麻布口袋……

花白胡子 我问你们下边儿了吗？碍喜鹊什么事呀？

耳 聪 （关掉录音机）他们背得很有趣。

花白胡子 这叫刨活。

耳 聪 这里的语言真丰富，您知道哪儿卖电池吗？

花白胡子 往前，一拐弯儿。

目 明 您知道哪儿还有槐树吗？

花白胡子 往前，一拐弯儿。

〔耳聪、目明往远处走。〕

童 女 镢儿头，镢儿头，下雨不发愁，人家打雨伞，她打大镢儿头。

目 明 （向耳聪）说你呢。

耳 聪 你别多事。

童 男 大秃子有病二秃子瞧，三秃子买药四秃子熬，五秃子捡板儿六秃子钉，七秃子抬，八秃子埋，九秃子哭着走过来，十秃子问，怎么啦？我们家死了个秃乖乖。

耳 聪 说你呢。

目 明 我耳朵不聋。

〔耳聪和目明下。〕

〔神秘人疾步从树后走出，来到花白胡子身旁。〕

花白胡子 吓我一跳。

神秘人 他们还说了些什么？

花白胡子 你是干什么的？警察？（神秘人摇头）法院的？（神秘人摇头）那你是干什么的？

神秘人 我知道你为什么这样猜我。如今这两行有些白玉微瑕。有人不是讽刺他们——大壳帽，两头尖，吃完原告吃被告吗？

花白胡子 谁这么废物呀？两头尖，您可吃不着原告和被告。

神秘人 为什么吃不上?

花白胡子 您辙口不对。

神秘人 那两头尖就什么也吃不上了吗?

花白胡子 您让我想想,活人还能让尿憋死?有了,两头尖,您
吃完鹿茸吃鹿鞭。

神秘人 容易上火。

童 男 吃完铁球吃铁锨。

童 女 吃完鬼子吃汉奸。

神秘人 不能胡吃。说,怎么才能吃上原告和被告呢?

花白胡子 您还是想吃?

神秘人 不是我想吃,是看看用什么辙。

花白胡子 那您得给帽子动动手。

神秘人 我让你给辙口改改。

花白胡子 是呀,那您也得在帽子上想办法。您不会把它窝一
窝,两头翘,您不就吃完原告吃被告了吗?

神秘人 对对,原来也是这句话,我记错了。就能吃这些吗?

花白胡子 还得有吧,要不您吃完中药吃西药?吃完麻药吃炸药?

神秘人 他们回来了。

〔耳聪和目明上。〕

花白胡子 你是干什么的?干吗老跟着人家?

神秘人 我还是暂时回避的好。

花白胡子 那电话是你打的吧?交钱。

〔神秘人做了个待会儿见的手势,下。〕

童 女 你们看到槐花了吗?

目 明 没有。一个也没有。

耳 聪 是一朵也没有。

目 明 对，一朵也没有。

童 男 已经好几年没有了。

目 明 今年一定会有的。你们这条街上有没有临时的空房？
我住几天。

童 男 六号有空房。

童 女 他说的是郑大妈。

耳 聪 还有吗？我也想住几天。

花白胡子 你们想住她家？

目 明 怎么啦？

花白胡子 没事。

耳 聪 她住她的，我住我的，没有什么不妥的吧？

花白胡子 跟她打交道，没有全须全尾儿的。

目 明 还有没有别的院子？要是有的，我住别的房子也行。

花白胡子 还真没有啦。

耳 聪 这郑大妈有什么不好？

花白胡子 惹不起。

目 明 我们不惹她。

花白胡子 就怕你们惹不起也躲不起。

耳 聪 到底她怎么啦？

花白胡子 没怎么，人家有房呀。

目 明 反正就住几天，也不会有什么大事。

耳 聪 说不定，她还会不少民谣呢。

目 明 我们去看看。

〔目明和耳聪来到六号院，叩门。门不开。〕

童男 (跑过来) 老太太,真奇怪,上窗台儿,啃白菜,到了夏天好凉快!

〔门突然开了,童男迅速藏到一棵树后。〕

〔一个风韵犹存的妇女满脸怒容地出了大门。〕

目明 对不起,不是我骂的。

郑大妈 小兔崽子。

耳聪 不是他骂的。

郑大妈 我不是说你们。这些孩子有人挑唆,整天无事生非。

(欲关门)

目明 大妈,我想在您这里借住几天,房钱照付。

耳聪 要是有空房,我也想住几天。

郑大妈 (看了一眼电话亭) 河边无青草,哪儿来的多嘴驴,谁告诉你们的?

耳聪 是,我们随便问问,要是没有就算了。

郑大妈 空房倒是有两间,你们是哪儿的?

目明 我是来旅游的。

郑大妈 你怎么不住旅馆?

目明 我是来看槐花的。你们这里的槐花是出了名的。

郑大妈 好几年不开了,不看也罢。你们是一起的?

耳聪 不是,我是来搜集民谣的。

郑大妈 幸亏有这姑娘,不然还真不能让你住。

目明 为什么?

郑大妈 我一孤老婆子,不招惹闲话。

目明 您可不是老婆子,您也就比我表姐大几岁。

郑大妈 胡说,那我就更得加小心。你表姐多大?

目 明 好几个呢，您问哪个？

耳 聪 费劲，当然是刚才你提的那个。

目 明 那是最大的，五十五。

郑大妈 五十五下山虎，打打太极拳，跳跳拉丁舞。我过了这个岁数。

耳 聪 您真年轻。

郑大妈 有身份证吗？

耳 聪 有。

目 明 进来说吧。

郑大妈 进来说吧。

〔暗转。

〔郑大妈的院子。舞台上可以看见三间北房，两间东房，两间南房。房后是街道上的槐树。靠南房还搭出一间厨房，门口有个水管子。

郑大妈 这东房和南房你们挑吧，厕所在胡同一拐弯。孩子们解小手都在那公用电话后边。

目 明 房钱怎么算呢？

郑大妈 回头再说吧，你们看着办。反正也没几天。愿意外头吃就外头吃，嫌外头不干净就跟我一起凑合。

耳 聪 大妈，您一个人住这么多房？

郑大妈 这是退还的私房，孩子们另外有房，不跟我一起住。

目 明 您老伴呢？

郑大妈 没啦。

目 明 去世啦。

郑大妈 没啦，干吗？查户口？